

女儿做『妈妈』

◆余国放

女儿今年 27 岁，结婚已一年多，双方家长长期等待着第三代的降临，好趁我们还“年轻”帮助带带小孩。没想到半年前，女儿的北京朋友送给她一条三个月大的巧克力贵宾犬。养了狗就不宜生养小孩这是常识，看来近两年女儿是不准备要小孩了。如今“80 后”主意都大得很，大人说了也没用，就随她去吧。

女儿从小就喜欢猫狗之类的宠物，在她 13 岁时，我妻子抱来一条小京巴犬，女儿一直与它姐弟相称，如今自己有了小狗，做“妈妈”了，那更是宠爱无比。

小狗除了“皇家牌”狗粮、“宝路妙鲜宝”作为正餐，中间还要吃零食，什么“多格漫”草莓饼干、“柏拖宝贝”鸡肉。怕它发育不良，给它吃“倍高”钙片、营养粉。怕它牙齿不干净，用“多格漫”洁牙骨让它咬，洗澡用美国“sini”柔顺发乳、“snper14”美毛粉，洗完澡又是滴眼液、洗耳液，怕小狗闲气，“迪士尼米奇”绳结，橡胶叮当小哑铃让它玩，凡是花在小狗身上的钱都舍得。

原本就喜欢宠物狗的夫人看见相貌可爱、活蹦乱跳、亲热无比的小狗，就像看见第三代降临，隔代亲一样，又是抱又是亲，并自称“外婆”。

这种品种的小狗天性黏人，早晨当女儿穿鞋背包出门，就跳啊蹦啊，呜呜地叫，很可怜的样子。女儿不放心，在门外听它究竟叫多少时候，五分钟、十分钟……小狗仍呜呜叫像在哭泣。第二天女儿想了个办法，打开电脑，用摄像头对准小狗，然后连线北京那个送狗朋友，由他观察小狗的一举一动。果然小狗烦躁不安达数小时之久。女儿心疼了，与妈妈商量怎么办，妈妈答应白天由她带。于是每天上班女儿把小狗送到“外婆”家，下班再来接，就像送小孩上托儿所一模一样。但小狗与小孩有一点不同，小狗不用抱，自己会奔。我家住在五楼，女儿把小狗放在底楼，楼上“外婆”一叫，它就奔上来了，晚上女儿在楼下一叫，它也就三步并成两步，直往下蹿。

这两天女儿去外地出差，女婿工作忙经常加夜班，小狗就全天放在我家，半托变成了全托。

女儿养狗代价太大，不仅花钱还更花精力，一般是看不懂的。但有时想，如今小白领的工作节奏快，压力大，有条宠物狗做伴，给她带来欢乐，带来乐趣，并由此陶冶自己情操，激发自己的母爱，培育自己仁爱之心也是值得的。



程传琮花卉摄影作品选

东风不负养龟人 ◆王文玉

养龟人是我老公的妹夫润田先生。

近日去妹妹家探望，最抢眼的还是她家阳台玻璃缸中那 3 只昂首漫游的巴西红耳龟。润田见我赞叹不已，非常高兴地走到缸前，伸手托出一只最大的让我看。

那龟炫耀似的伸出漂亮的红纹头颈，两眼炯炯有神，温顺乖巧地蹲伏在主人宽大的手掌上，身体足足大了一圈。润田告诉我，据专家所言，红耳龟一般体重可达 500 克以上，背甲长度为 16 至 18 厘米。而他养的这龟现今体重已达 1500 多克，背甲长度为 21 厘米。“哈哈，说不定它已是同宗的超级大个头呢！”润田沾沾自喜，不亦乐乎。

我打趣地戏谑：“龟和你的名字有缘，你是用‘润田’养龟呀，当然应该非同一般嘛。”润田神秘地笑笑，说：“这龟还因为它占了天时、地利、人和，借了香港回归的吉星高照呢！”他见我一脸疑惑，便向我讲述了一段养龟的趣事。

1997 年 7 月 1 日是香港回归、中华民族实现“世纪之梦”的大喜日子。回归，回归……就在这一天，正是归和龟的同音响彻天宇，润田被这和谐的音符所震撼！他突然发奇想，何不借这“香港回归”的东风重新养龟，以此纪念这个盛世吉日！傍晚时分，他即从市场买回了 3 只大约 1 元硬币的雌性红耳龟。

说来也巧，就从那一天开始，3 只幼龟顺风顺水，长势喜人。润田为它们建立了档案。每天给它们喂食小鱼、小虾、鲜肉。每天更



祥东风呢！”

我讲述了一段养龟的趣事。随着幼龟们渐渐长大，宠物的特性开始显露。每天清晨，它们像报晓似的用四肢划浆，发出哗哗的水声，给都市之家平添了大自然的美妙情趣。到了 10 月中下旬，它们不吃不喝进入冬眠状态。一直到来年春天苏醒后，会欢快地在主人面前抢食追逐嬉戏。有时还三姐妹“叠罗汉”，一个爬到另一个的背上朝同一方向翘首，酷似一尊美丽的雕塑，让人不能不惊叹：看似笨拙的家伙还有如此杂技演艺的绝招呢。

2003 年 8 月，3 只龟先后开始产卵了。据档案记录，截至去年共计产下龟蛋 96 枚。今年润田正在考虑为它们姐妹招来上门“女婿”配对，实行人工孵化，繁衍后代。

香港回归 10 年了，润田点划着龟甲上的环纹感慨地对我说：“你看正好有 10 条纹路，就像树木的年轮一样，这是对香港回归鲜活的纪念啊！”



好鸟枝头亦朋友 ◆何诗斌

清晨，我常常被窗外悦耳动听的鸟鸣叫醒。一次，我睡眼惺忪走到窗前，惊喜地发现两只灰绿色、头顶一撮白毛的白头翁，在我家院中那株一人多高的腊梅树丛中左顾右盼、跳上跳下，再仔细瞅瞅，奇迹出现了，树丛中一处不显眼的地方，筑起了一个鸟巢。那是只用树叶、羽毛和塑料绳之类编织的既精致又牢固的圆形小窝。自古以来，人们把鸟儿来筑巢看成是吉祥、兴旺的象征。我兴奋异常，走出屋趁鸟儿不在，手伸进窝里，哇！有四枚椭圆形的蛋，蛋壳上布满不规则的棕色斑点。白头翁要生儿育女了。

鸟儿和我毗邻而居，从此我就多了一份牵挂。盛夏的气温高达 38℃ 以上，看着大鸟蹲在窝里孵蛋，张着嘴喘气，我也感到惴惴不安。我想在树梢上撑把遮阳伞，又怕惊动了它们，只好在树下备些粮和水，为它们做点后勤工作。没过多久，两只小鸟出壳了，次日又出了两只。这可忙坏了小鸟的爸妈。天刚蒙蒙亮，它们不知从何处就衔来蚱蜢和小虫轮流给鸟宝宝喂食。常常是雌鸟喂毕，马上飞走，蹲在晾衣杆上的雄鸟又飞来接着喂。飞来飞去，一直要忙到夜幕降临。对于我为它们准备的谷子却不屑一顾。而每当爸妈发出啾啾的呼唤或由于飞进树丛中触



动树枝时，四只一丝不挂还没有睁眼的雏鸟，就高昂着头，张着大嘴，嗷嗷待哺。如果遇上刮风下雨，大鸟就会蹲伏在窝里，用自己的身体和羽翼为儿女们挡风遮雨，备加呵护。

一周以后，四只赤条条的雏鸟长出了灰色羽毛，瞪着黑豆似的小眼睛，好奇地注视着周围的一切，一点也不怕人，煞是可爱。又过了两三天，一个个像模像样地站到了巢的边沿，有的甚至攀到窝边的树枝上，等待着爸妈的到来。我怕它们摔下跌伤，小心翼翼地把它们一一捧回窝里，谁知刚放回窝中又都飞了出来，只是它们的翅膀还不够硬，飞不高，也飞不远，又都落在了树枝上。我的行动引起雏鸟爸妈的不满，它们喳喳地叫个不停向我袭来，像是在警告我不要伤害它们的宝宝，我感到很委屈。但我对它们仍充满着喜爱和关注，特别关注四个小家伙的成长。

马蹄莲能常年开花

◆明华



马蹄莲多在秋末和早春开花，花期可延续至初夏，而盛夏时叶片会大量枯黄，新叶不发，处于休眠期，立秋后才重新萌芽。

要让马蹄莲常年有花，一年应翻盆换土两次，需选用较大的盆。第一次翻盆应在 4 月初冬花开过后进行，第二次在立秋后进行。培养土需疏松透气并具有一定的保水能力，还需施入充足的底肥，以保证营养的持久供应。

除冬天外，春、夏、秋三季大部分时间，应将马蹄莲放在疏阴下养护，不能直接日晒，也不能完全蔽阴。干燥季节应经常向地面喷水，增加空气湿度，盆土需保持湿润，不得间干，每隔 10 至 12 天应追施一次稀薄液肥。10 月中旬移入室内，以后可见阳光，注意通风，以防病虫害的发生。马蹄莲叶片寿命较短，新叶长出后外围的老叶开始变黄，要及时将黄叶剪掉。花谢后也应及时剪去残花和花茎，否则会因结实而消耗养分，影响以后开花。

做好盛夏和寒冬的养护，是马蹄莲能否常年开花的关键。盛夏的 7 月中旬，应将盆株移到有穿堂风的地方，最好全部蔽阴，中午和下午向地面喷水 2 至 3 次以防暑降温，白天最高气温如不超过 30℃，即可继续开花。冬季室温最低不能低于 8℃，如室内空气干燥，应向四周喷水增湿，以防叶片黄边，同时应增加光照，使它们在冬季顺利生长。

喜欢如此把上海话翻译成普通话，“蛐蛐”就是会叫的小哥，是陪伴我过夏的哥哥。曾几何时，每年暑假母亲都会买上一只叫哥哥送给我，我把他挂在窗口悬风铃的地方，剥上一粒毛豆塞在笼子孔里。叫哥哥会睁着两只咸蛋超人的眼睛，伸出前爪抱着和它的头一般大小的毛豆，小小的嘴巴藏着两颗镰刀状的牙，兴奋地啃啊啃啊。这就是我们的初次相遇。

百无聊赖的时候我会和它比长音，它开始叫，我也开始练声，可末了自己总感底气不足，和它比声音会让我因忘了换气而憋得面红耳赤。于是我扭转不利的局面，诵诗给他听，大多是徐志摩先生的，有时会读些散文，叶圣陶先生的，巴望我养的叫哥哥会添几分涵养，可它听不懂，每逢半当中就扯着清脆的声段嘶鸣起来，声音悻悻的，像极了揶揄。中文听不懂，英文或者可以刺激到它，便对它讲英文，偶尔还念济慈的诗，或许是某些篇幅精彩的缘故，它竟不出声干扰了，还是以为自己到了陌生的国度，不免怯生生的呢！

我买的叫哥哥总是那种传统的装在球形扁平的笼子里的。扁球里的乐趣就多了！可以滚着笼子教其学走路，但它时常会走歪，攀到我按上手指的地方，吓得我瞬时松了手；还可以给它练马戏团里的高难度动作，拎着绳线将扁球绕轴转，从慢到快。它就像秋千人似的，跟着扁球打转。不幸的是，这种难度系数很高的动作危险系数也成倍递增，有两三只叫哥哥就是在练习这个杂技动作时不守规矩乱爬，发生了意外——屁股夹在孔里，淌出绿色浆状的血，夭折了。

但我终究不是刻薄的主人，它们跟着我走过的生涯充满际遇，还有享受，例如美食。除了大多数家庭都会喂的毛豆、香蕉、西瓜、哈密瓜之类，我会喂肉、辣椒、蛋饼、米饭等等营养配餐。夏天吃饭的时候总心不定，想我吃的虾仁也许它也会喜欢，鱼呢？紫菜呢？寿司呢？蛋糕呢？……我会每一样都试试察其好恶。母亲醉心于喂它吃辣，“越是辣越是会叫”是母亲恪守的原则。我则不然，喜欢带他品尝各种新鲜的东西，猜想他的味蕾如何感知从未有过的爆炸般的快感——它狼吞虎咽地啃食，应当是爱极了这美味吧？“吃完了可能会开窍，忽然明白了诗歌散文的意韵。”我如此盘算着。此外，叫哥哥时常需冲凉，我会在小塑料瓶上戳几个洞，给他淋浴，像是水枪的活靶。冲凉的间隙它还不闲着，要亮两嗓子，碰到水一滴上便止了。如此这般的噪音开合它倒是不厌其烦，也不亦乐乎。

最难过的莫过于眼见叫哥哥的老死。那年 8 月底，它约莫晓得自己命已不久，“四肢”将变得异常脆弱，玩杂技动作时折的往往是其一股，即使是自己走着走着也会冷不丁地断了一肢，它会忍心地将自己的断肢一点点噬掉，那时的它仿佛以为再没有什么比得上自己的肢体可口。从噬啮躯体开始，它的生命就进入了倒计时，目睹这般过程简直就是折磨！即使它苟延残喘，在我为它准备的温室——蛋糕盒里把命拖到了 11 月，甚至 12 月，可它偶尔唱出的歌儿是凄厉的，它的声音是沙哑的，好像声带被镂空。我便只能一天天心惊胆战地等待他寿终正寝的日子——它毕竟比人更敏感地嗅到了冬天的气息——接着连笼带虫地埋掉，相信仁慈的地母会为其收尸，也算作是对整个夏天的迟到的告别。



欢乐一夏的叫哥哥

◆钱佳楠